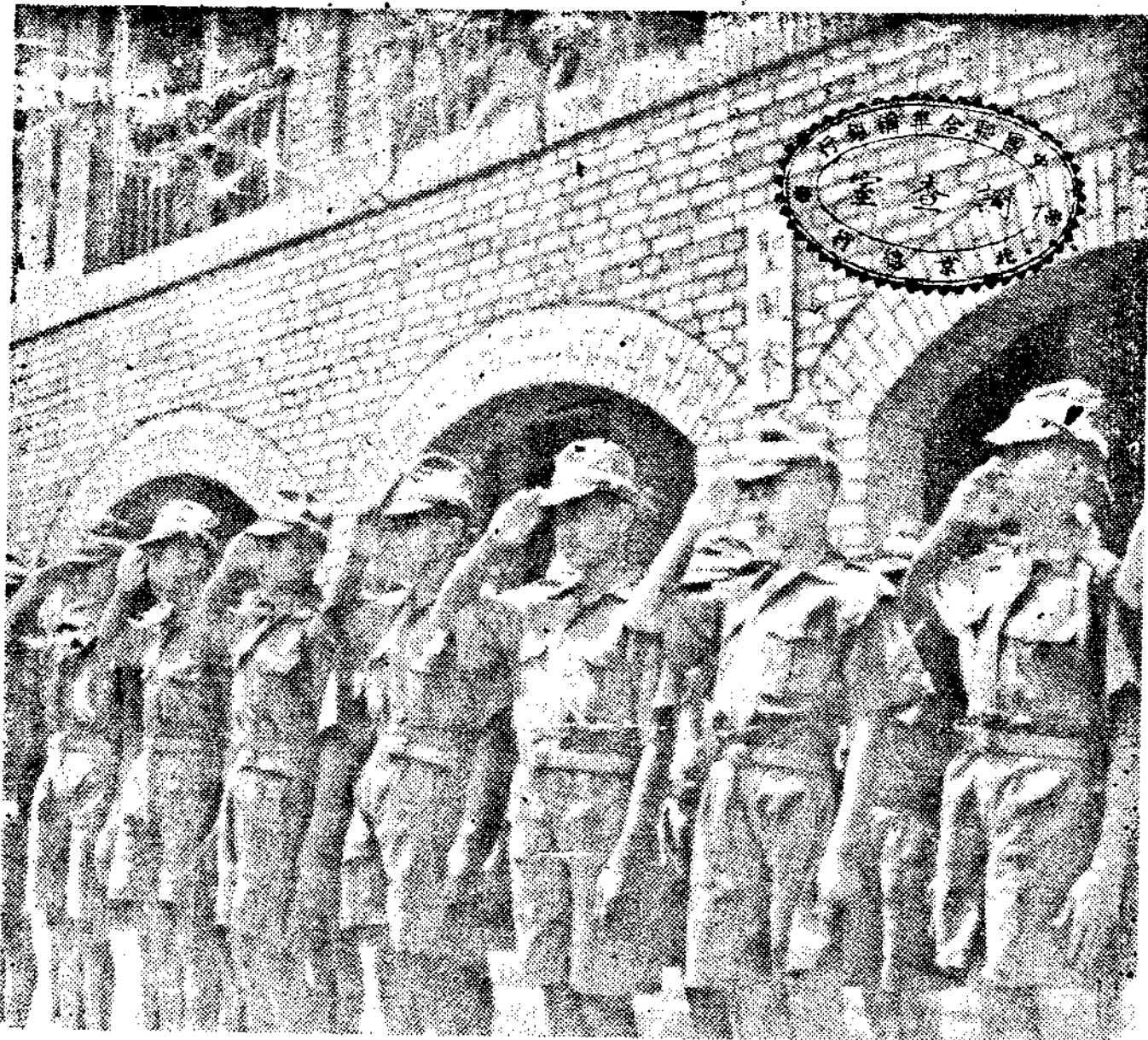


報用華中

員隊練訓年少旬緬



版出日八月五期五十四第 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二每零 行編社報日華中 巖獎釐

欲明瞭世界局勢

中國現況

請閱

中華日報

言論公正 消息靈通 電訊翔實 銷路普遍 刊登廣告 效力宏大

社址上海河北路五十九號

電話四六三〇（轉接各部）

電話接稿

四六三二〇

專員接稿

穩妥便利

凡係法律廣告非登中華日報不生效力

分類廣告

每行七元

四二六三九

咖啡精之類

雨 桐

絲，茶，桐油本為我國出口的大宗，自太平洋戰事發生以後，外銷斷絕。但絲可織綢，在此原棉缺乏，布價高漲之時，綢的銷路，想可增加。桐油為軍需品之一，本國需要亦殷。只有茶，銷路最受打擊。實際供給飲料的消費有限，以致供過於求。其他物價均已漲至百倍或數百倍，獨茶葉所漲最少。產茶區人工高漲，茶農雇人採茶，無利可圖，所以多任其荒蕪。或將茶樹剷除，改種雜糧。生產量固然較前已經大減，而此少數產量尚供過於求。據說目前茶葉的銷路，全靠「藥廠」。此等「藥廠」是專製咖啡精的。單就上海一區而言，現在已有數千家咖啡精的製造廠，產量不可謂少。實際供業者不到百分之十，其餘都是用做白面的原料的。我們覺得奇怪者，是此等「藥廠」，當局竟發給執照，准予營業，使他們非法的事業，在合法保護之下，得以「利占大有」。但是這種「利」，該說是同胞的「血」。

。白貨製造者之「利」，為人民之「害」。藉「藥廠」之名以營毒物，這種內幕，當局總不至充耳不聞，而曰「不知其情」。

社會上「非法的合法」之事，原不止咖啡精。賭場而曰「總會」，「俱樂部」，燕子窠而曰

「戒吸所」，「談話室」，這種公開的祕密場所，牠們都可以堂而皇之的營業，甚至還有執照作為護符！

製咖啡精而曰供「藥」用，所以合法；則鴉片，嗎啡又何嘗不可供「藥」用。「藥」真是一個護法的名辭，使許多為非作歹的人，都可藉詞利用，而大發其財。法律本是嚴肅的東西，但牠的本身是死板板的，既不能說話，又不會自動執行，往往為人所利用。如果一部「六法全書」猶如試金石，對於一切是非之爭，善惡之分，能如試金石的一觸，即可判決，則世間罪惡之事，定可減少大半，大幸牠是需要人去運用，去推動的。而執行法律的人必須公正無私，否則法律非但不是「興功罷暴」，「一定紛止爭」的東西，反而成了強者為非作歹的護身符。「竊鈞者誅竊國候」，為強者利用，幾成千古不易的定律。

我會聽到一位製造咖啡精的人說：「咖啡精是無毒的，如果有毒，衛生進化驗以後，也決不會准許營業，我原是為製藥而造的，至於人家拿去白面，我那裏管得許多。如果說做咖啡精的人犯法，那末種茶的茶農，販茶的茶商，也至少是個幫犯。如果不種茶，不販茶，則咖啡精廠沒

本期目次

咖啡精之類	雨桐
說老實話	予且
萬能和萬惡	虛生
補救教科書恐慌療法	望雲
治外法權廢除以後怎樣	胡道維
浙西的鴉片	郭異
由體裁說到鯉	鮑佳木
關於知堂老人	黎楓
一個完美的農工學院	謝天申
「大地」小評	人中微
洋鬼子在中華(廿六續)	許季木

有原料，如何開得成。講到不知而犯法，與明知而故犯之，則茶農還可說無罪，但茶商販茶與咖啡精廠，也是知法犯法，和我罪名相等。因為他的賣茶與我，和我的賣咖啡精與白面商，同是犯法的行為。」

照他的說法，似乎種鴉片和販賣鴉片的人，也不應有罪了。因為鴉片原是供藥用的東西，是有益於人的，至於吸食者把牠誤用，原不是種鴉片和販賣鴉片者的責任。

「俱樂部」，「談話室」，「咖啡精廠」的存在，使我們書生本色的人，為之不解，為繁榮市面乎？為增加稅源乎？市面而須如此繁榮，稅源而須如此增加，甯為賢明之策。從前我們在報紙，雜誌上還可看「毒化」……云云等文章，而今竟找不到了，豈天下太平，而可百無禁忌了嗎？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說 老 實 話

予 且

做人，就應該說老實話。

我們都是人，誰不願說老實話？但是我們終日聽見不老實的話，真是太多了。

「什麼是不老實的話？」

倘使有人問我這一個問題，我一時答不出。倘使我拿這句話反問讀者，也許讀者和我感到同樣的困難。

記得幼時讀小說，有一段是描寫一個男人向一個女人說佻逗的話。女人覺得十分難為情，她扭頭害羞的說：

「你這人說話不老實！」

當時自己在讀者地位，就覺得這位作者描寫的十分好。他並沒有寫什麼佻逗的話，只用了「扭頭」「害羞」「不老實」幾個字把男人的那一副「輕薄浮滑」的狀態全表示出來了。

「輕薄浮滑不能算老實。」

豈又只是男人對於女人？我們仔細對社會一觀察，輕薄浮滑的話真是到處聽得見。豈但聽得見，並且還寫出來，寫出來不算，還印出來。印出來不算，還互相傳誦，學習，以為聰明，以為快樂。

如此，說不老實話的日日加多。能說老實話的便愈覺得可貴了。

人本應該說老實話的，說老實話就無所謂「

可貴」。這是我們做人的責任，可惜我們把我們的責任看輕了。

「輕」就是我們平常說話易犯的毛病。我們遇着一件事或是一個問題，很快的就會下一個斷語，或者給他一個批評。我們如此，一足以顯示有大人物「當機立斷」的風度，二足以顯示我們頭腦明晰，思想敏銳。實際一件事，或是一個問題之來，在頭腦明晰思想敏銳的人去批評解答，也要化費一點時間，並不是頭腦不夠明晰，思想不夠敏銳，實在是事和問題本身並不是那樣簡單。大人物之能當機立斷，並不是說他走遍社會，遇事皆能立斷，乃是在他範圍以內的事，早經各專家研究了利害，一一陳在他的面前，他早已思之熟，籌之稔，自然他就能當機立斷了。我們為什麼要說「當機」？看過了專家意見，再加上自己的籌劃，就是「當機」。那自然也就可以立斷？我們遇着一件事或是一個問題，若不加以研究思索，立下斷語批評，這就是「輕」，並沒有大人物「當機立斷」的風度，更不是顯示我頭腦明晰，思想敏銳。

「薄」和「輕」不同。是經過一點研究，不過研究的不深，或者研究的很深，却只給一點點給人家看。為什麼給一點點給人家看？當然你是有玩弄人家的意思了。我們常在社會上聽說某人

說話「淺薄」，某人說話「刻薄」。淺薄是自己研究的不深，刻薄自然是在玩弄人家了。人類相處，應該親愛精誠，為什麼要玩弄人家？有人說，刻薄是聰明的表現，也有人說，聰明的表現是幽默不是刻薄。顯然的，幽默決不是刻薄，幽默是有「真」「善」「美」的性質藏在其間的，刻薄却只是「假」。到底那一種是聰明的表現，也就不難想像而知了。

「浮」字我們很容易明白，就是由耳中走進去，立刻就由嘴裏說出來了，這是一般人所最易犯的毛病。我們常聽人說「百聞不如一見」，就是「浮」的註脚。也就是說明了社會上的「浮」話真是非常多。「浮」言不一全壞，有時壞起來却壞的不可收拾。好處呢，我們可就找不出了。

「滑」就是不負責任，模稜兩可的代名詞，說這種話是常用眼睛看人的。「輕」只是在嘴中過一遍，「薄」却是在心裏過一遍，「浮」是耳朶裏過一遍，「滑」就是從眼睛裏過一遍了。說滑頭話的人，眼睛裏是有浮光露出來的。古人說：「觀其言焉，察其眸子」，說話和眼睛有關係，真是一點都不錯的。

我們現在也用不着到社會上「觀言」，只要閉上我們的「眸子」去想一想。社會上說「輕」「薄」「浮」「滑」的話的人，該有多少？因為聽了「輕」「薄」「浮」「滑」的話，致我們金錢精神受了損害的，又該有多少？雖然這些話有時也許引起了我們心裏一點兒甜蜜，臉上一絲兒

笑意。但這一絲一點的笑意和甜蜜，又怎能掩蓋金錢精神損失苦痛和悲哀。

讀者如能和我同意，我們便把去「輕」，去「薄」，去「浮」，去「滑」，來做我們說老實話的先決條件。同時我們還能想到「輕」的反面便是「重」，「薄」的反面便是「厚」，「浮」的反面便是「實」，「滑」的反面呢，便是「真」。倘使有人問：

「厚重實實的話是否即為老實話呢？」
我的答語却是：

「是雖是，却不全是。」

因為厚之至則呆，重之至則笨，真之至則痴，實之至則死。要知老實話不是呆話，不是笨話，不是痴話，不是死話。在性質上，固然是「厚重實實」，在精神上却和說話的人表面相應的。我們有句俗語叫：

「老實人說老實話。」

很足以說明表裏相應的意思，我們為什麼不說：「說老實話的就是老實人。」却說：「老實人說老實話」呢？正因為上半句老實人三個字指的是行為，人格。換句話，就是說老實話的人，必定先要有了品格上的修養，然後說出來，方能表裏相應，言行如一。這是最重要的一點，這纔是說老實話的人真正的先決問題。

一個秉性至孝的兒子，在人們面前隱瞞了父親偶有的過失。一個敬愛丈夫的妻室，在百般不如意的環境中假作歡笑的言語，來安慰那心中飽

受創傷的丈夫。你我敢說他們不老嗎？

朋友和我說：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是在他們會說話。而壞處也就是在會說話。」

萬能和萬惡

戰事發生以來，有不少人發了國難財，本為窮小子者，今亦面團團作富家翁，使一般人為之美慕不止。金錢本是使人歡喜的東西，「黃金崇拜」，原無足異。

金錢可以使人死，可以使人生：這是說「金錢萬能」的話。但它也可以使人墮落，可以使人犯法：這又是說「金錢萬惡」的了。「萬能」和「萬惡」是相對的名辭，金錢的本質原無「能」與「惡」的存在，由於人的關係，乃發生這種作用。

數千年來，黃金做了物物交換的媒介——貨幣，儼然成爲一切的中心。但是黃金的實際功用，除了爲自來水筆尖等以外，恐也別無用處。它既不能做槍彈，大砲，坦克，飛機，可爲殺人的利器，更不能做機器，軌道，可爲生產交通的工具，它的功用遠不及銅和鐵，他的實際價值和效用究竟是什麼呢？所以現在先進的經濟學者已主張將來的貨幣，不以金銀爲本位了。

現在還以金銀爲貨幣的本位，「黃金崇拜」仍爲社會一般的現象，大家相信金錢還是「萬能

我們應該向他說：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是在他們能以自己培養高尚人格，人格培養好了，什麼都好了，說話自然也就會老實了。」

虛生

的東西。

金錢真的「萬能」嗎？美國煤油大王洛克斐勒，藉金錢之富，養尊處優，固然壽達高齡，但結果不免一死。上海某藥房小主的殺兄案，事主利用金錢的魔力，封鎖新聞，以圖掩蓋天下人的耳目，但不久終於把真相揭曉。他又向驗屍所，法院，施盡「萬能」之力，上訴到最高法院，結果還是爲嚴酷無情的法律所打倒。到了判決死刑之日，縱然他擁資萬萬元，也不能貸他兒子的一死，只得揮着老淚到刑場去收屍。於是有人說「金錢萬惡」，因爲沒有錢他的兒子決不會去戀愛舞女，不去戀愛舞女，就不致發生這場慘案。

某富翁會患心臟重症，劇痛難受，他對人說，如果當時他能立即止痛的話，他願盡捐所有；否則他的財產如在病室中，而對他毫無補救，則還是把它燒掉的好，因爲平時他所崇拜的「萬能」先生，至此竟也毫無能力了。

金錢無能的事，歷史上頗多先例。以鄂通之富，鑄爲銅山，但結果終不免餓死。戰亂災荒之年，縱有萬金萬鎰，明珠百斛，也要流爲餓鬼。

太平天國之亂，諸賢包村得包立身的守衛，迄未被獲，於是富戶廣集該村，以為可以高枕無憂。後太平軍取包圍戰術，斷絕流入該村的水源，村內水荒，勢有渴死之虞，起初富戶，還可以金鎖鏈一條，換水一桶，後來却辦不到了。到了這種時候，金錢還有什麼用途呢？這件事情是我的朋友的祖父親歷，經過，是可信的事實。

在列子一書中，有一個故事，可為富人的一種警惕。富有的人雖可作威作福，但在夢境中，僕為國君，主為賤役，却大不相同了。故事的內容是這樣的：胡朝有個姓尹的人，積極治產，他的僕役自朝上做到晚，沒有休息的時間。有一個老僕，筋力衰疲，而主人又不斷的令他工作，沒有休息的時間，他在日間喘息流汗的做事，到了夜裏，於是昏昏熟睡。精神渙散，夜夜夢為國王，位居人民之上，總理一國的事情，在宮中遊玩，任意所欲，其樂無比。早晨一覺醒來，又須操作了。有人對於他做事的勤勞，而加以慰勉者。他說：「人生百年，所過的生活，晝夜各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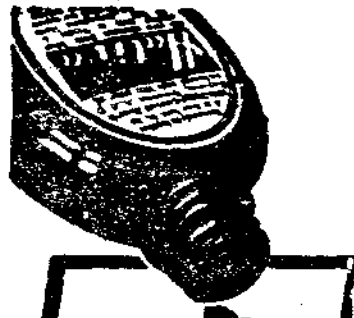
，我在日間做僕役，當然是苦的；但夜裏做了國王，却十分快樂，我還抱怨什麼呢？」尹氏一心一意的經營他的產業，弄得心力交瘁。到了夜裏，也昏昏熟睡，夜夜夢為人僕，奔走使役，什麼事情都要去做。而賈屬杖撻，都要受到。夢囈呻吟的聲音，要到早晨才息。尹氏覺得很痛苦，對友人說及此事。他的朋友對他說：「你的爵位已經很高，資產又很富裕，比人家要好得多了。你日間安樂，到了夜裏夢為僕役，去受痛苦，這也是當然的事情。你要日夜安樂，那裏辦得到呢？」

尹氏聽了朋友的一番話，於是待僕役寬厚起來，自己也減少思慮的事情，這樣病既癒了。這雖是一個寓言故事，但也可以說人生的富貴尊嚴，猶如夢境，朝為主人夕成奴，做人不過如是而已。記得外國寓言中，有這麼一樁老故事：有一個崇拜黃金的人，一朝學得了點金術，一切東西祇須用手一觸，立刻變為黃金，他覺得很高興。後來他用手去拿麵包，拿牛乳，拿水，都變了黃金，使他飢不可食，渴不能飲。他所心愛的貓犬

和兒子，一觸到手，都立刻變了他所窮竊追求的黃金。這樣一來，才使他大澈大悟，覺得金錢的用途也是有限度的，並不是一件絕對「萬能」的東西。

我們在一生之中，有許多缺憾，雖有金錢也往往無法彌補。例如窮困之時，對父母之甘旨之奉，對子女失教育之責，等到父母逝世，子女年長以後，那時你縱然擁資甚巨，金錢雖稱「萬能」，究竟不能起父母於泉下而供養之；更不能追回子女的學齡而重使入學。如果金錢可以起死回生，使人可以重盡孝道；可以購買學問，以充實子女的知識，使此等缺憾，得以彌補，則金錢堪稱「萬能」，但它究竟是無能為力的！

我們心愛的東西，如果毀於一旦，雖欲重置，往往已不可能。總之，金錢的能力是有限度的，祇有在某一時期，某一地點，某一個限度之內有它的效用；在某一種場合合理，它會變作無用的東西的。



預防感冒
必先補充體內的維他命，使皮膚，呼吸器，鼻，喉強化起來。雖在嚴冬氣候，傷風感冒，就不怕，肺癆威脅亦不足懼。服用本品是最理想之保健劑。
百粒·五角

哈利巴

HYGIES

補救教科書恐慌辦法

望 雲

中等及中等以上學校需用的教科書飢荒問題，(國定教科書除外)目下已達到了嚴重的階段。一般書買們，均抱着「不添印」「不製造」「不出賣」的三不主義政策。因此到各書坊去買書，只能在舖面上所陳列的絕無僅有中搜購數種，而且每人只能限買一本。此外如因需要而向店員問詢某種書有否，他們就極不考慮的因答你說沒有。這種現象已普遍了所謂上海市的「文化街上。他們在舖面上所陳列的，不過是應個景兒，略略裝點門面，在無可奈何中苟延殘喘而已。他們最希望顧客不踏進他的店門，免得多損失，多麻煩。老闆既抱着這種主張，店員們樂得順水推舟，閒話空話，白拿薪水。這是千載難遇的吃閒飯好機會，怎不使他們開心。從前各大書坊打烊，在下午六點鐘，現在一到五點鐘，便拉鐵門了。——這正是上海商店最近的一般現象，不能獨苛責他們，然亦可以窺見他們被人尊為「文化機關」的心理了。

現在生財之道正多，何必做這種虧本而不賺錢的生意。這所謂「虧本」，並不是真正虧本，乃是一種循環式的虧本。他們在從前一百元一令報紙時代所印的書，照目下定價賣出去，不但不虧本，而且有數倍或十倍以上利益，然而再照現在紙價買進來印，和賣出去的書一比較，那就覺着大虧其本了。例如現在白報紙時價，假定每令一千元，等到書印就後，定價出賣時，白報紙或許漲到一千三四百元一令，那前批書的售出價和現時的紙價推算，就不够本。所以現在他們買進一百令紙來印書，倒不如把這一百令紙放在棧房裏，利息來的穩而且厚，可以穩穩的坐享其利，何必再辛辛苦苦印成書出賣，做不够本的生意。(按現在商店不肯出賣貨物的一般現象，都是這種心理。)這就是形成教科書恐慌而我們買不到書的最大原因之一。

「黑市」「黑黑市」，這幾個威粉一般人生活的新流行名詞，實在使人聽着頭痛。限價一定，黑市就跟着發生。一般稍願體面的大書坊，當然不肯偷偷摸摸的做這種勾當；而規模較小的書店，就不顧一切而肆行無忌了。這不是筆者平白地誣蔑他們，却有事實為根據的。上海書業聯合漲價，還未遽批准，稱為文化業巨壁的大書坊，唯一的辦法是不賣，或者把書藏起來，結成堅壁清野的陣線。而小書局，就有走後門的怪現象發生。昨天有一位友人談起，陌生人到某書局去買翻版書，根本買不到；有熟人而又肯出重價的，才可以買到。他託熟人去買，照定價二十五元以五十元的代價買到一本，當場說明不開發票。我聽他這般說，才明白白書也有黑市了。照理，二十五塊錢一本書，決不會虧本，就照現在的紙價計，也有贏而無虧，這是可以拿成本來估計的。現在假定二百面——即一百頁一本書，用報紙三十二開印，可以下列的數目來計算：

排工每頁四元
印工每頁三元
訂工每本二元

共七元——以印一千本計每本只合到七角

紙每本六張又四分之一，每張時價二元五角，共計十五元六角二分五厘，那末每本書的成本，就是

$$70 + 2.00 + 15.625 = 18.325 \text{元}$$

每本以三分錢利潤計算，連成本也不過二十三元八角二分五厘。翻版書的成本，也與此相差無幾。這是依照最近時價計算的。若在前年或去年印的書，當然不需要此數。現在那本書的頁數，就使不止二百面，或三百至四百面，也決不需要五十元的代價。他們不是把未來的漲價，也預算在裏面嗎？可是這樣一來，在負批教育費的家長們，將怎麼辦呢？每本書平均五十元，假使只有一個兒子或女兒在求學，買十本書，就得五百元，連學雜費起碼要八九百元或竟至一千元開外了。

做生意為的是賺錢，這是商人的金科玉律，

不管文化商人也好，普通商人也好，目的是相同的。現在他們抱着「三不主義」，情願放着現成生意不做，白養一班夥計，到底為什麼原因？這個問題，說起來也極簡單，就是一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有本錢做生意，

若有兩三個兒女，更不得了。學費還有社會上的熱心人士們傾助，如助學金之類，書費照這情形下去，恐怕要超過學費一二倍以上了。這不是很嚴重的問題嗎？

一般苦學生們，爲了買不到書，或買不起書，只有到冷攤上去淘舊書。可是「天下老鴉一般黑」。擺舊書攤的老闆們，生意眼尤其來得利害，你拿舊書賣給他，值不上二三塊錢一本，他賣出去，就非三十元不可。他們消息也非常靈通，某種書已絕版，某種書買不到，甚至某學校用某種書，他們都導聽得異常清楚。假使不懂門徑的去向他們買書，準比買新書還要貴。所以初出茅廬的學生們，到這種地方去，休想得到便宜。然而話雖這般說，假使能够買到一二本，價錢雖然貴些，總比無書可讀要好得多。所以他們流通文化之功也不可沒。這是我們平心而論的一句公道話。

「無處買書」「無錢買書」「無書可讀」的景象，越鬧越凶，今年暑期以後，恐怕不幸因此而失學的青年，將一批批的被擠在校門以外。現在快到五月了，雖然有配給紙張給書商印書的傳說，然而何時配給，配給以後，書商肯不肯就此印書發賣？時間上是否來得及？是否仍照限價而不准再漲？一般家長們和學生們的經濟能力，是否克任負荷？這種種都是嚴重而迫切的問題。所以我想對於救濟書荒，治本治標雖然都須兼籌並顧，然而急則治標，我們姑且把治本的辦法，暫時拋開，現在却先來談談治標的暫時救急方法！

！就是積極想法收集舊書，以補救現時書荒的恐慌。其辦法：

(一)由各校聯合或由教育當局通令收買舊書，轉賣給在校學生。例如一年級生學期或學年終了時，其讀過不用的書，由學校當局強制收買，其價照買進時打一折扣；再由學校當局賣給新生。其二年級三年級……都依此辦法，轉賣給下期的學生。

(二)升級學生而不將無用的書繳呈學校當局，得將其成績報告單扣留，畢業學生得將其畢業文憑扣留。

(三)本校收買的書如有餘賸，得轉讓他校，以補彼此的不足。

治外法權廢除以後怎樣

——治外法權論文之四——

胡道維

治外法權的廢除，不但增進了我們的權利，而且加重了我們的責任。汪主席前於各地接受日本交還在華專管租界時(三月三十日)，曾對全國同胞致懇摯之訓詞；最後有幾句話說道：「各地有司，全國民衆，尤應認識時局之艱鉅，自審其責任之重大，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過去倭寇之妄念，猜疑之心理，與夫自暴自棄之態度，務一洗而去之；與友邦人士共處，相親相愛，彌致真誠，互信互諒，益增友好，敦睦邦交，共存共榮，端賴於是，其共勉旃」。實在的，在各友邦盡力扶持我們恢

(四)社會上如有舊存教科書，而不違背現時法令的，如專門性教科書之類亦得廣爲收集。其自願無條件捐助者，得予以名譽獎勵，如登報鳴謝等。

如是，或可救濟一時恐慌的現象。因爲一般學生，富有的根本不在乎幾本舊教科書，讀過後，就束之高閣，窮苦的或出賣給舊書攤，所謂羊肉當狗肉賣，得幾塊錢的補償，也不無小補，結果作成舊書攤的好買賣，讓他們賺錢。所以我想這個辦法尙輕而易舉，而一般無書可讀和窮苦學生，受惠實非淺鮮。這是我個人的一孔之見，其詳細辦法，可再審慎研討以求完善。願主持教育者一注意及之！

復國權完成獨立的今日，我們只應一益自檢肅，倍加淬厲，努力「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主席於租界收回時的訓詞，移用於將來正式撤廢治外法權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有效力。就現實情形說，我們於治外法權取消以後，一面仍應盡力整飭司法制度，以期完成文明國應具之條件，一面更應設法釐定一種過渡辦法，以便充分保障各友邦人民在華之正當權益。別的高遠的暫且不談，有幾點擺在眼前面的基本事項，爲人爲我，在在不容忽視。我們且把牠們論列於後。

最重要的，全國上下都應注重司法獨立與尊嚴；政府方面更應努力改良監獄設備，充實法律內容，健全法院組織，並應普及現代化之法院與監獄於全國各部。此外，我國立法無妨盡量採取外國法律原則，以適應立法前進步潮流（彼光明燦爛之古羅馬法制，即由博徵國外法理鍛鍊溶冶而成；近代各國亦未有能於法制守門戶私見者，例如法意兩國即有其共同之債務法）。在此過渡期間，各級法院內似應設置審理外人之特別庭；庭長推事以嫻熟比較法規及立法趨勢者充任為宜，人選自須慎重銓衡；在此種特別庭內，聘用外籍法律顧問，容許外國律師執行業務，於我國法規嚴格取締與監督之下，似亦為於人有益於我無損之措置。不惟如此，對外人之基本權利，尤應設充分保障之法制；例如人身自由，素為外國人士所重視，則我政府應即採行完善之提審法，以增進他們的安全感。關於上列各點，我國二十年五月四日頒布之審理外人暫行辦法十二條，早已粗有規定；此項規程內容尚無不善，惟因環境牽掣，至今未得實行；現在我政府似應先以明令公布施行日期（因為從前公布的施行日期——二十一年正月一日——久已失其效用），然後企圖一面施行一面補充其不足。

其次，司法制度中尚有若干必要之措施，為先進國家所經見，而為我國之尚付闕如者：我們更應急起直追，斟酌採用，以彌補司法行政上之參差。供如保護制度，少年審判制度，非訟事件程序法等；日本歐美早已猛着先鞭，在我國今日自不應再甘落後，而宜迎頭趕上，儘速施行。我國對於司法官之訓練任用與保障，至今仍多漏隙，常起中外之交誼；司法教育為司法獨立與

尊嚴根本之所寄，尤應再三致意。

但為達成此繁重之目的，浩大經費實為必需；此則深盼政府寬予接濟，俾司法當局得如意完成司法改進之使命。記得十一年春華盛頓會議時，我國提出之收回領事裁判權問題，經大會議決，由各國派員來華調查司法制度，當時政府即責成司法部對於司法上應行改良各事趕速進行，並由關餘項下按月劃撥司法部十三萬元，以應改良所需經費。同時，司法部以各處法院監獄，因經費支絀，設備未能完善，亟應整飭改良；計京外各處，關於改良司法經費，約需款五十九萬餘元；當即呈經閣議決定，由國務院司法部電達各省，分別担負；當時幾乎全國動員，籌備經費，進行改革。這不過是因為吾國領事裁判權之能否收回，須以各國派員實地調查為根據，所以政府便不惜國帑以利改良而圖挽回法權的偉大舉措。今日雖為各友邦自動放棄其特權，但情形急迫責任重大實倍於當年，且目下物價激增費用浩大更遠非二十年前所可比擬。在國庫可能範圍內，政府亟應籌備充分的款（臨時的與經常的的款），劃歸司法行政部，使其從事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改革工作；至於各省各地司法改良所需經費，一面固亦應由中央補助，一面似仍以各省各地分擔為宜。此事一方為國際視聽所繫，他方為自身健全所關，非有關方面統籌兼顧難有濟；但求有利於事，可勿吝惜小費；在不虛耗不飽私的原則下，有責者大可放手作法，政府亦應充分作他們的後盾；總期以健全自身之組織，而勿負於各友邦之厚望。

最後，內地開辦素為列強視作領事裁判權取消之條件，我國對此一面固應認識為國際間正常辦法

。一面却有加以相當警戒俾免後日糾紛的必要。

據中日基本關係條約之規定，我國於日本放棄治外法權後，自應開放內地，「使日本國民得居住營業」；惟並未提到「使日本國民得以購置產業」的話，這是我非常引為欣慰的一點。按國際慣例，一國究竟容許外人在境內購置土地房屋等不動財產與否，應悉由該國國內法規加以規定；若于國家雖許外人置產，但莫不加以嚴格之取締與限制，若于其他國家則根本不容他人有置產權利。在今日，我國環境特殊，經濟力異常落後；為保存國土，避免糾紛計，自宜採行絕對禁止外人置產之方針；然為的予外人營業便利起見，在一定法規限制下，似亦無妨予外人以有條件的有期限的租借權，惟永租權或無條件的重租權則亦在所必禁；萬一外人置產權真正不能嚴格的普遍的禁止，至少亦應就各省各地特殊情形，詳訂土地房屋購置取締與限制的辦法，即刻并竭力付諸嚴厲的實施。庶可避免斷送國脈於無形之中。在一九二八年冬季訂立之中比條約，中意條約，中丹條約，中葡條約，與中西條約五件條約的附屬文書內，我國政府竟聲明容許外人在內地有購置不動產權；這是出於當時環境的實逼處此，與有關列強的大力壓迫。但是中國輿論自當時以至於今日，始終堅持反對。這五件條約之迄未實施，未嘗不是坐困於此。在各友邦慷慨助我完成自由獨立的今日，這個問題想必不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不過，我們似不能不喚起政府的注意；存念只在希望當局者之善處而已！

(完)

浙 西 的 鹽 梟

郭 異

我想報導一件八年前的事故，但記憶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的深刻。

這是一個夕陽西下的春曉，我伴同三個武裝朋友在秀麗的黃灣海灘邊散步；那英勇爽直的廣東青年，便是駐紮黃灣鎮上的稅警支隊長章君；那高個子的口操江北音的漢子，便是副隊附夏君；還有一個瘦長身材的軍官，是章隊長的莫逆好友，原籍湖州，却生長在四川，他自己的部隊駐紮在平湖，因為休假期內跑來黃灣閒遊的。我呢，這時候在鄰近的尖山廟中查病，偶然的機緣認識了他們，便大家不時聚首在一起了。

那一晚，我們正貪慕着海邊的景色，當落日被血紅的海水吞噬去了的剎那，海面閃爍着萬道彩光，我們都被沉迷在大自然的境界裏了。

接着，海潮漸漸漲高了，海水向淺灘飛奔過來，我們方才驚覺了，連忙也加速步伐，向海岸直跑；討厭的鹽窰，東一個西一個的擺在

我們的去路，但海水還是澎湃地急湧上來，要是不留意被絆跌到地，那危險就不堪設想了。好容易累得大家滿頭大汗，總算爬登了海岸，沒有十分鐘，秀麗的海灘都被潮水淹沒了，千百個鹽窰也被浪濤遮蓋了；我嘆息着說：「危險哪，我們貪玩得忘記了潮來，但這些鹽窰實在太可惡了，險些將我絆跌……」

章隊長笑着說：「這海灘原不是散步的地方，假使依從你將這千百個鹽窰都剷平了，數千鹽民的生計就得成了問題啦！……」

我聽得莫明其妙，只是瞪出了懷疑的目光；他也早已瞧準了我的神情，加以解釋說：「真的，方才我們走過的時候，每個鹽窰不是都空着嗎？但這次潮水退去後，沒有一個窰不是滿貯着含有鹽質的泥漿了，於是鹽民們便要開始忙碌，經過沉澱煮煎等手續，潔白的鹽屑便可以換得他們的飯米所需了！據說，在靜止時的海水，含有鹽質極少，因為大部份沉澱到海底去啦！所以

煮鹽需用的泥漿，必須等待潮來的時候去汲取，但在水勢激盪的剎那間，誰敢下海去汲取呢？於是，聰明的人便設計了這個妙法，在海灘上砌好了千百個鹽窰，讓海潮退後，不必人工去汲取，每個窰內早已滿存着泥漿，鹽民們只要隨手煮煎，毫不麻煩，你想，是不是數千鹽民的生計，都依賴在這些你以為討厭的鹽窰嗎？……」

我不覺做了一個鬼臉說：「原來，隊長先生也會顧慮到鹽民的生計，那就得請你回去趕快辭職改行……」

他十分驚奇我的話，反問：「幹嗎要我辭職？……」

我笑得更厲害了說：「不客氣的講，你們稅警隊，還不是將鹽民當作魚肉對象，極盡剝削敲詐，可憐他們辛苦所得，泰半被你們脅迫攫取了去，留下小部份只够他們苦生活，難怪鹽民的生計永遠是這樣的困難了！……」

他並不動氣，拍着我的肩說：「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但知有不法的稅警，却不知更有不法的鹽民；也好，我們且在那邊草地上坐

下來，談談這個問題也是很有趣味的！」

於是，我們都是席地坐成一個小圓圈，章隊長說：「我們做稅警的，就地人民都呼喚我們鹽警察，不錯，我們的任務，原是管理鹽務的；於是，不瞭解我們的人，就以爲我們是專以鹽民爲對象敲詐的一羣了。其實，請仔細想想吧，我們對鹽民們的要求是什麼？不就是要他們繳納鹽稅嗎？當然，納稅是人民對國家的本份，沒有理由可以非議的，鹽民和其他的老百姓一樣，也是人民一分子，自然也應該對國家負納稅的責任！普通農民有糧稅，一般漁民有漁稅，那末，鹽民們的收入只有鹽，所以要他們繳納鹽稅了！農民們按年繳付糧稅，漁民們按時繳付漁稅，從來不會有過逃稅抗稅等欺詐不肖行爲，所以也不會聽見過有什麼糧警察漁警察管理他們；可是，鹽民們却不然，他們不但用種種方法欺騙當局，逃避捐稅，還會像土匪一般的聚集大幫鹽民，居然也有武器，大規模的抗不徵稅，這批人，我們稱爲鹽梟，也就是鹽民中的敗類；在淮北，在浙西，都有

他們歷年掣轡的紀錄，你想，鹽稅也是被列入國稅的一種，關係國家財政極鉅，因為我國鹽產區域遼闊，鹽民總數有數千萬人，假使聽憑他們逃稅抗稅，那還像一個什麼國家？所以國家有稅警的設置，借公濟私的不法稅警或者難免，但以大體來說，爲了顧念鹽民的生計而撤廢稅警，那不是等於因噎而廢食了嗎？……

我被如此一說，恍然大悟。我的興趣，却又集中在一鹽梟兩字上面，不解地問：「不法的鹽民，稱他們爲鹽梟，可有什麼典故嗎？」

沉默久了的夏隊附插嘴說：「這恐怕不會有什麼典故，從字面解釋，鳥類中以梟最兇暴殘忍，所以將牠形容鹽民的無國無法吧！」

章隊長又說：「我過去在淮一帶駐紮過好多年，現在又調防到浙西來，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淮北民風雖然慷慨，却都是有勇無謀，所以淮北的鹽梟是比較容易對付，每逢大幫鹽梟來襲時，我們只要略施小計，很可以誘導他們至預定地點，加以包圍殲滅或擊潰；但浙西的

鹽梟就不易制伏，他們狡詐多智，有時候他們自己來報告，什麼地方有鹽梟發現，等到我們去剿除時，恰巧中了他們的惡計，反被他們重重包圍起來，去年秋，第三聯隊的

×支隊，在澈浦道上全軍覆沒，就是中了他們的鬼謀啊！……」

他說得憤慨起來，繼續說：「想起了浙西鹽梟們的狡詐，那就不必再憐惜他們，在每一次與鹽梟作戰的時候，我總是囑咐弟兄們，在可能範圍內，減少實彈射擊，免得對方傷亡過多，這是我體驗鹽民生計的痛苦，承認他們抗繳鹽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況且他們究竟不同於一般的匪盜，可以格殺不論；非到不得已的時候，我們也極願意減少犧牲流血的！誰知，去秋被鹽梟們擄去的稅警，竟被脅迫着加入他們的一羣，不從的立被鎗殺；據說險回來的弟兄報出，他們都有極密的組織，抵抗官警的是一批人，運輸鹽斤走私的是另一批人；並且，他們不單是抗繳鹽稅，有時候兼營洗劫村舍，完全是變相的匪軍！可見得浙西的鹽梟，和淮北的鹽梟一比，內容已經變了質，他們真够得

上無國無法四個字的評語，你想，我們再是寬容他們，說不定他們勢力擴張以後，更會幹出不可設想的事來呢！……」

那位姓陶的軍官，也忍不住發言了，他說：「老章的話確是事實，最近我們駐紮平湖的部隊，在乍浦鄰近捕獲十多個土匪，據他們的口供，都是鹽民，本來他們是安居樂業，但一煮鹽納稅，不知其他；後來有一批敗類慫恿他們，脅迫他們，勸他們加入鹽梟們的隊伍，從此可以不必納稅，還有別的好處，他們都一時受愚，加入的手續便是簽上一個名，領到一方符號。於是，每次預備大量鹽斤走私偷運時，就有人來通知他們，初加入時只要他們去負運輸責任，似乎銜銜階階的危險不必他們担；到後來呢，也有槍械子彈分派給他們了，那便是將他們從運輸員升級到戰鬥員了；再後來呢，雖不運輸鹽斤，也召集他們去參與其他活動，遠抗的就有限命出入，有什麼好處，大部份被首領們享受，剩下小部份均分到他們頭上，已是微乎其微了，這一次的被捕，就是搶劫乍浦南鄉的菜

樹堡，本來匪盜應該槍決，但憐憫他們的受愚，不過送縣從輕法辦了！——

夏隊附也很感慨地說：「所以，浙西的鹽梟，在不得已時果然只有圍剿，但比較更好的方案，應該設法感化，使鹽民不致再受少數敗類愚弄，供少數人驅使犧牲才好！」

我聽了默默無語，因為我明白這個問題太複雜了，決不是坐在海岸邊的我們幾個人所能解決得了的，多言也是徒然，但怎樣能引起大家注意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便是我在沉默之中所思想着的。

八年了，章隊長和他的隊伍早已不知消息，姓陶的軍官也不知那裏去了，然而，海邊的談話，却永遠不能使我淡忘，「浙西的鹽梟」問題，依然沒有人加以重視，談不到尋求什麼解決途徑了！

三年前，偶然有朋友從浙西來，告訴我浙西經過一度戰亂，鹽務雖在逐步整理，並未恢復舊觀，所以大多數的鹽民，從不繳納鹽稅，各地私鹽充斥，因無稅警查緝，居然胆敢「公賣」；所以別的事物漫

漲無已，鹽價倒是高漲不了多少：
……。

從這段話中，引起了我們紛亂的思潮，「鹽價低廉」或者是民食的一福音？但「低廉」的結果會影響「鹽民的生活」？那又未始不是鹽民的「惡憂」？而「鹽稅逃避」又關係「政府的稅收」，使我反覺得「稅警」不應「廢止」而更宜「從速增設」了！不過，既然「私鹽

由鯉幟說到鯉

鮑佳木

五月。

我們閒步街頭，常可以在日本人所住的屋子的屋頂上，看見隨風飄揚着的鯉幟，黃，紅，黑，白，鮮豔奪目，頓使這都會的風景線，增添了不少美趣。

依照日本的習俗，凡有男孩子的人家，每到五月裏，總要懸掛鯉幟，以示祝賀。魚的種類很多，爲甚麼要獨獨揀到鯉呢？無疑的，是由於鯉有着雄武活潑的威勢，以及牠的向上的奮進心之故。

鯉幟，正含着這個意思，同時，也可顯示出父母冀望自己的孩子的一片至高的親心。

充斥」而致「公賣」，照理，「鹽梟」似乎不會再有了，但我那朋友却說：「鹽梟們的集團確是解散了，這些被解散的鹽梟們，却是三五成羣的幹着打劫生活……」

自然，又是三年過去了，浙西經過三年來當局的銳意整頓，一切都將踏上正軌了吧？遙望着浙西的鹽梟們，也能早日肅清才好！

鯉在產卵的時期，不論怎樣的急流，牠都要逆勢而上，甚至數尺高的瀑布，牠也有逆流而上的勇氣。

我國有句俗語說「鯉魚跳龍門」，就是指在黃河龍門那一段急水的所在，鯉魚也有洄過的勇勁。鯉魚能力排萬難，向着牠的目的地邁進，確值得我們人類敬服。冀望孩子能長得有鯉那樣的勇猛精神，這在東西洋各國間可說是相同的，可是，從鯉的形態習性，而將鯉作某種象徵的，却有着不同的地方。

在我國，鯉一向被人視作「元寶魚」的。因爲鯉跳躍時那副彎曲着的姿勢，看去委實像是一個元

寶，同時，「鯉」又是「利」的諧聲，而「魚」又是「餘」的諧聲。新年中散佈街頭的年畫攤上，我們常可以在那裏發見「五子得鯉」等等畫着鯉魚的年畫。

在西洋，他們是常以鯉來作爲子孫繁榮的標識的。鯉的產卵數非常多，每一尾每一次產達三十萬顆以上，年壯的鯉還不止這個數目。繁殖之盛，在魚類中真可以說是「首屈一指」。鯉魚的學名叫 *Cyprinus carpio*，這實在就是一個「愛神」的名字。

鯉魚是富有奮鬥心的，可是牠在其他的性格上，却是一個十足的彬彬君子。這一種君子風，在牠們成羣結隊游泳着的時候，表現得最爲顯著。牠們羣集在水藻和水垢多的地方覓食，彼此間絕不會發生相互爭奪的事。一條鯉離開了集團，但不久便又重新游回來，加入在這羣的裏面。

鯉的壽命很長，最長的，可達百年光景，所以又是「長壽」的標識。杭州的玉泉，儘有着上了幾十年壽命的老鯉呢！

鯉的年齡可以從牠的鱗片上看

出。不僅是鯉，所有的魚，牠們的鱗片都是從皮膚中長出的。我們看見魚身左右的鱗大部份呈青黑色，可是這並不是鱗的本色，而是魚身皮膚的顏色。如果剝去了鱗一看，

鱗的本身實在是無色透明的；僅在鱗的中央，有着淡黑的斑而已。同樣的，玉泉有名的緋鯉，牠們的鱗也是透明無色；牠們之所以會成紅色的鯉，實因緋鯉的皮膚是紅色的緣故。鯉身的左右，自頭至尾，有一條直線，這稱作側線。側線是由於通過鱗下的膜管所形成的。這膜管，從前的人以爲是分泌一種臭液用的；時到今日，學者們研究出這實在是鯉的一種感覺器官。在這側線上的鱗數是三十六枚。各鱗上都有衆多的環紋。在十五年裏面，我們可以清晰地從鱗片上的紋數，看出鱗的歲數。可是過於年老的鯉鱗，那就模糊而不易測知了。

我國養鯉事業，歷史很是悠久。直到現在，養鯉，還是成了江南水鄉一帶一般農家的重要副業。

鯉最適宜住在水底有泥，水草豐富的靜水的湖沼裏，間或也有住在水流較急的深淵裏的。鯉是雜食

性的魚類，牠們嗜着吞吃水底泥中的昆蟲，水草以及其他腐敗的東西過活。不過，天然產的鯉多半吃的是植物，飼育鯉則多半是吃動物性的食料。牠們並且還吃泥，因為泥土中也含有着若干可供魚身營養的東西。

飼養鯉魚，是一宗容易獲利的事業。因為鯉的生長極速。第一年，鯉可以長到六七寸長，第二年可達尺餘，雌魚四年成熟，長三四尺，重十七八斤。被人飼育的動物中，依這樣的比例，生長得如此之速的，委實少見。

養鯉的池子，最好要依照鯉生長之年齡而予以更換。餵給牠們的食物是蠶蛹，蟲，穀粉，水草等，可是太多了却有害。飼養雜魚用的池子，過了幾年，可以把它變成田地，再過幾年，又可以把它變成魚池。這樣，池中的天然食物必然豐富，而那片由池變成田地的泥土，因鯉糞堆積之故，自然也就肥沃起來了。在日本，每年夏季時，一般農家常利用水稻的田養鯉，理由就是一邊可以使鯉吃稻田中的天然食物，同時，稻田也可得到鯉糞

的自然施肥。在養鯉魚的池子裏，養鯉人又常稍稍開雜着別的魚類，如鱒魚等，據說鯉生長起來比較更快。

鯉也有着牠們的敵人。第一就是水獺。當寒冷的冬天，鯉隱伏在水底冬眠時，水獺常給予鯉莫大的損害。這是養鯉的人必須加以以防的。其次是鸞鷲，水鼠，鴨，蛙以及其他的強大魚類，都是雜鯉的敵人。

鯉的產卵期是在每年的五六月裏。那時，水已很溫暖了，牠們便從水底昇起，游到水藻繁茂的地方去產卵，雌魚在前產卵，雄魚跟在後面散精。在產卵期的鯉，性子極度活潑，逢到有急流的地方，牠們也要拚命逆勢而上，非覓到牠們適宜的產卵地，決不罷休。鯉魚的卵呈淡黃色，富有黏性，藉以附着在水藻上。鯉卵受精後，只要經過一星期光景，就孵化成一條一條的稚鯉了。

以上所說是天然鯉的產卵情形。至於飼育鯉的產卵，多半是利用人工築成的產卵池，裏邊放着水藻，再選擇血統純正的親魚，放在池中，讓牠們在一個人為的環境中，完成牠們繁殖子孫的工作。

牌德美可

男性賀爾蒙製劑 丁斯體隆片

主治
 男子各種生殖
 器障礙性慾缺
 乏快感及減退
 等症攝護腺漏
 滑精攝護腺肥
 大男子發育期
 內各種障礙男子
 一般衰老現象預防與
 恢復男子脂肪過多症
 動脈硬化症，高血壓症
 有：二〇片，五〇片，
 一百片，三種（每片含
 有五個雞冠單位）
 各地藥房 均有經售

品出會商品業田果

關於知堂老人

黎 楓

「……文章一如其思想處處看
到人情味。可是少年人對於知堂先
生的文章的好處頗難領略，雖則大
多賞其文名而讀其作品，然也只有
讀讀罷了，提到深刻之愛好，就不很
容易。我友也說：「有許多愛好文
藝的青年常常問我，說知堂先生的
文章怎麼老是平淡無奇，談後如喝
一杯清水。我不能道出所以然來，
往往問得我非常之窘。」這是當然
的，以知堂先生那樣胸襟無華的文
章，自難得到少年人之愛好。少年人
大多喜歡讀那些文采風流，辭藻瑰
麗的，沖和平淡之作，殊不適合他們
的胃口。廢名先生舉陶詩之「文采
未優」和孤獨之派別，來喻知堂先生
的散文在現代也是如此，斯論不無
見地。陶詩之佳，少年人也不易領
略，正如周文之佳少年人多半以平
淡無奇視之一樣。已故詩人徐志摩
先生的散文瑰麗極了，少年人往往
愛讀。然而我們讀了，如飲安後茶，
入口雖香，了無回味。文章一道，
各有偏嗜，也殊難言：大約為瑰麗

之文易，為平淡之文難。貝他(W.
Percy)的文章堂皇典雅，音調鏗鏘
，實非英文學上乘之作；反不如古
爾斯密(O. Gorkin)的「威克麥
牧師傳」之平談自然，耐人閱讀。
知堂先生的文章粗看固是平淡無奇
，殊不知這平淡無奇纔是它的佳妙
處。其耐人玩味也以此擅勝。我極
羨慕這種境地，自家如能寫出一篇
這樣沖和的文章，也就很滿意了。
然而這是學不來的。氣質之外，學
業和年齡也很有關係。年齡我們將
來可以達到，學業也可以努力修養
而成；惟有氣質純柔之天受，非可
學而能之者。而其實，知堂先生的
文章，十餘年來的作風雖然沿着「
一條樸實的路走，但也顯有變遷的痕
跡。我們細心觀察，就會知道他的
作風是漸趨自然，漸趨平淡了。記
得章太炎先生在一本書裏，自述他
自己治學的階段道：「自揣平生學
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
。」「這幾句話似乎見於「荊漢微
言」最後一段中，一時頗檢章氏叢

書，姑記之。」我們如把這一始則
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十二個
字來移評知堂先生十餘年的文章，
不是割切之至麼？你想看看「自
己的境地」時代，知堂先生的文章
可謂「轉俗成真」，字裏行間尙有
多少鋒芒，「夜讀抄」以後，被至
此刻的作品，則是「回真向俗」了
。好一個回真向俗；無怪我們讀了
只覺句句充滿人情味，如在大好的
天氣中徐步也。」
以上一段係節錄自陳練青先生
之「談知堂先生的思想和文章」一
文中。繼後又云：
「在現代中國許多作家中，
知堂先生和語堂先生的文章我最愛
讀。兩人都是善於寫小品的名手，
而文章之風趣和氣概又各自不同。
語堂先生的文章，氣盛文雄，來往
如意，讀之滔滔如瓶瀉水，看到上
一句，就不由自主的要一口氣讀到
終篇。知堂先生的文章，簡潔明淨
，蕭散自在，讀之一味沖和，可是
讀了上半截，掩卷想再讀下半截
，也不覺得斷了文章的脈路。前者
行文如看山不喜平，於山脈綿延中
，時有奇峯疊起；其文在於「靈健

一勝。後者行文如閑雲野鶴，於風
清月朗之夜，掠過湖塘，來去無蹤
；其文在於「蘊藉」勝。我愛靈健
的文章，我又愛蘊藉之筆墨。我對
之是這麼的低徊！曾經幾度想把這
兩種不同的風格溶化在自己的文章
中。然而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實際
上各有個性，也難勉強學來；再三
思量，還是照自己這一條笨路走去
罷。」
真是其他人所謂：二十以前愛
巴金，三十以後愛茅盾，三十以後
則是知堂老人了。
「……周作人不知在那裏說過
，適之似公安，平伯廢名似竟陵，
實在周作人才是公安，竟陵無異辭
；公安竟陵皆須隸於一大派，而適
之又應歸入別一系統中。愚見如此
。」
以上這些話是語堂先生於「小
品文之遺緒」中論及知堂先生的。
由於此，引出了廢名先生的一篇文
章來，由知堂而說到陶淵明；由陶
淵明論及知堂。廢名先生於「關於
派別」一文中曾云：
「林語堂先生在人間世二十二
期「小品文之遺緒」一文裏說知堂

先生是今日之公安，私見竊不能於林先生同。據我想，知堂先生恐不是辭章一派，還當於別處去求之。因此我想到陶淵明。陶淵明以詩傳於後代，然而陶淵明的詩實在不能同魏晉六朝的詩排在一起，他本是孤立的。知堂先生的散文於今世，其「派別」也只好說是孤立，與陶詩是一個相似的情形。且讓我道出究竟。我讀陶詩亦可謂久矣，常常感到一個消息而又納悶，找不着電碼把這個消息傳出去。有一天居然於他人口中傳出我自己的心事，而我與這說話人又可謂之同衾而隔夢。此人為北齊楊休之，我一讀到他的這幾句話，「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無語，放逸之致，棲託仍高，楊休之去淵明未遠，他的話沒有成見在胸，只是老實說他自己所感觸的，他從陶淵明的作品裏感到「辭采未優」，這確是一個事實，只看我們怎樣認識這個事實。陶詩原來是一個特別的產物，他雖然同魏晉六朝人一樣的寫詩，他的詩却不是詩人騷士一樣的寫景抒情，而他又存詩人騷士一樣的成功，因此古今的詩人騷士

都可以了解他，而陶詩又實在是較難了解。楊休之提出的「辭采」二字，很能幫助我們說話，陶詩比起文選上那些詩人的詩篇，不正是少辭采嗎？陶詩像謝靈運的詩嗎？像鮑照的詩嗎？甚致於像阮籍的詠懷呢？我們直覺的可以答曰不像。原來陶詩不是才情之作，陶淵明較之那些詩人，並不是詩人，那些詩人的情感在陶詩裏頭難有，因此那些詩人的辭采在陶詩裏頭難有。陶詩不但前無古人，亦且後無來者，後之論唐詩者每將王維韋應物柳宗元等人同陶淵明說在一起，以為他們學陶而得陶之一體，這樣的說法其實未必公平，王維等人其辭采亦多於陶，與其說他們與陶公接近，還不是說與鮑謝更為接近，唐詩寫山水之勝，求之陶詩無有也。這個事實我以爲並不稀罕，陶淵明在某一意義上本不是詩人，雖然他的詩寫得那麼恰好。我由楊休之的話再想到陶公自己的話，他仿張衡蔡邕諸文士而作閑情賦，序有曰，「余園闌多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我想「文妙不足」或者本不是一句閑話，其

知己知彼情見於詞乎？昔年讀飲酒詩，其第十首云，「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迢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我很爲「似爲飢所驅」之一「似」字所驚住，覺得這實在是有道之君子，對於自己的事情未能相信，筆下躊躇，若「古今文人爲之，恐要寫得華麗，所謂下筆不能自休也。陳師道曰，「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雖然這所謂「切於事情」的含義怎麼樣我們不能妄爲之推測，觀其「不文」一語，總也是他的真實的感觸罷。今天我特意把昭明文選所錄的詩翻閱一過，翻到挽歌項下見其將陶詩挽歌三首只選了第三首，此詩曰：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於是我掩卷而想：蕭統爲什麼只選這一首？其以此首有「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等蕭瑟的描寫乎？陶詩之佳却不以此，在其唯物的中庸心境，因其心境之佳，而荒草茫茫乃益佳耳。挽歌第二首曰：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

這樣的文章，大約算得「古幽默」，寫的是自己死後的情景，從前沒有酒喝，現在酒菜都擺在面前，喝不到嘴了。曰「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又曰「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好像是老頭兒哄孩子的話，說得蘊藉之至。又想着自己死後親戚朋友來弔喪的情形，後來各人又都回家過日子去了。我的這些話只是對蕭統的選詩起了一點好奇心，他大約不能看出陶淵明的本來面目，同選旁人的詩是一副眼光，這彷彿可以證明我上面的說話似的。話又說回來，我這篇文章的本意，是因爲我覺得知堂先生的文章同公安諸人不是「一個筆調，知堂先生沒有那些文采；興酣筆落

的情形我想是沒有的，而此却是公安及其他古今才士的特色。在這一點上我覺得知堂先生恰好與陶淵明可以相提並論，故不覺遂把一向我讀了陶詩所感觸者寫出一些……

「……田園詩人四個字照我的意義說起來確可以加之於陶淵明，他像一個農夫，自己的辛苦自己知道，天熱遇着一陣涼風，下雨站在豆棚瓜架下望望，所謂樂以忘憂也。我會同朋友們談，陶詩不是禪境，乃是把日常天氣景物處理得好，然此事談何容易，是誠唯物的哲人也。然他較之孔子，較之諸葛，較之今人如知堂先生，陶公又確是詩人。……話又說回來，我的這一段話的意思，是想說明陶公到底還是詩人，孔子真是儒者的代表，各人性格上的不同，因而生活的狀況不一樣，兩方便又都是寫實的生活，都是「盡性」，性情不可有一個解脫的統一，吾輩慕其生活，又愛其性情也。再來說今之人如知堂先生。或者有人要問，知堂先生自己出文集，陶淵明還未必自己出詩集，而你的意思彷彿還認知堂先生是儒家？是的，我在這篇文章的開始，

不知不覺的以知堂先生的文章與陶淵明的詩相提並論，並沒有想到要說論語，大約就因為文集與詩集的原故。……今之人每每說知堂先生是隱逸，因之舉出陶淵明來，連陶淵明一齊抹殺，據我的意見陶淵明其實不是隱逸，已如上述，夫隱逸者應是此人他能做的事情而他不做，如自己會導河，而躲在沙灘上釣魚，或者跑到城裏來售賣黃災獎券，再不然就是此人消極，自己固然不吃飯去求長生不老，而讓小孩子也在家裏餓死，縱然大家不責備這些人，這些人亦自可恥矣。社會還是古今這樣的社會，非隱逸的條件其實只是一句話，此人尚在自己家裏負責任。……

「我再把夜讀抄後記里所引的與侯君的信抄在這裏：

「惠函誦悉。尊意甚是，唯不佞亦但贊成而難隨從耳。自己覺得文士早已歇業了，現在如要分類，找一個冠冕的名稱，役祿可以稱作愛智者，此只是說對於天地萬物尚有些興趣，想要知道他的一點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給。此或者亦正合於聖人的戒之在得的一句話

罷。不佞自信日常行動與許多人一樣，並不消極，只是想信空言無補，故少說話耳。大約長沮桀溺輩亦是如此，他們仍在耕田，與孔仲尼不同者祇是不講學，具與仲尼之同為儒家蓋無疑也，匆匆。六月十月。

這里令我感到興趣的是這兩句：「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給。此或者亦正合於聖人的戒之在得的一句話罷。」我覺得這很見知堂先生的心情，不知不覺的寫出「戒之在得」這句話，殊幽默之至，老年人總是想於人有點益處也。至此我的意思大約已經都說了，只是題目扯得太長，我總怕我有妄話。現在又回轉頭來，原來我寫這篇文章的意思只是想說明文章筆調之不同，文章有三種，一種是陶詩，不隔的，他自己知道；一種如知堂先生的散文，隔的，也自己知道；還有一種如公安派，文采多優，性靈溢露，寫時自己未必知道。我們讀者如何知之？知之於其筆調。」

此文的篇末有一段語堂先生的跋語，其中對廢名先生的論及知堂，會謂：

「知人論世，本來不易，識得知堂先生面目更非私淑先生而心地湛然者莫辦，廢名可謂識先生矣。」

對於儒家一語，陳練青先生於「談知堂先生的思想和文章」篇中有云：

「知堂先生的思想處處充滿着中庸，也處處表現其中和之道。他能够微妙的調和理智與情感於一爐，應用在思想上，文章上生活上，看去並未失却其平衡，詩人憑着濃厚的熱情，用得過度，往往失之於昌坡；理學家證着冷靜的理知，用得過度，往往失之於冷酷。知堂先生可沒有詩人似的單靠熱情，也沒有理學家似的單靠理知，故昌披與冷酷沒有他的份。他對付事事物物，不很熱心也不很冷淡，只有流露着微溫之情，來發舒他的意見，表示他的態度。譬如他的愛女若子死了，在別人，除了藉沉默來作悲痛的哀悼之外，即使要草文章，不知將要如何的滔滔講來，滿懷傷感；而他却能從容的寫出沖和的文字，僅微露惋惜之意於字裏行間。他的摯友半農先生死了；多年交情，應

有一篇非常沉痛的文章，藉以紀念死友；而他說說的又多麼平淡，情意總是微溫。死生之理他是貫徹了的；他何會不明瞭有生必有死，死爲人所不能避免的悲劇。莊周齊死生於一慨，也能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不過對於所親所愛者之死，情動乎中，溢於言表，未免要太息一番。哀悼之文，總沒有多麼傷感的成份在者，則因爲有理智之節制，深喻一味傷感無益，徒費筆墨耳。至於明知無益而爲之者，中誠之所發舒，所謂情所不能自己；蓋先生非遊方之外者也，而實則戲方之內者也。遊方之內，當然未能免俗，爲之而不過度，而以中庸之道處之，那就合於人情了。以其合於人情，故覺豁然可觀。我相像知堂先生平素待人接物的態度，宛如真真的儒家。如其我們不爲時代的觀念所拘，勿以辭害意，儒者「發乎性情，止乎禮義」這一句，知堂先生不是庶幾近之麼？

我說知堂先生近似儒家，你聽了也許不服，以爲他有簇新的思想，和藹的態度，決不是儒家那樣拘執齷齪，道貌岸然，使人望之生畏

。但我直覺的理解着真正的儒家決不是如你所想像者。仲尼先生在春秋之世也是一個活潑潑地的人，當然可親，與世周旋，純乎體諒人情物理，並不儼乎其然的有意吃後世的生牛肉。所以不容談，不玄想，老老實實，照倫常日用的道理發揮，與當時其他各家典。徒因後人要利用他，把他推崇到了不得；漢儒給他披了一套迷糊的袈裟，唐宋儒者如韓子程子徒又給他套上判官的面孔，打扮得他的面目，越來越呆板，越看越無生態。到了現在，教人一想到儒家，就生起一種不可親近之感。其實都是後人弄糟了的。那些做原道之類的先生們，咬文嚼字，亦規亦矩，不愧腐儒；像程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主張，傷天害理，離真正的儒家够遠。我以知堂先生近乎儒家者，取其合人情，可親近，不作驚世駭俗之談，不存心與人立異，老老實實的說話，向中庸之道趨，如是而已。……知堂先生處在這新思潮奔騰的現代，不也是如此麼？仲尼先生「以思無益，不如學」的精神，知堂先生幾年來對時間一切事的態度也正是這

樣：明白了空言無補實際，舉世慕慕，與其跟人家大嘆了一陣，何如冷靜的尋求一點新舊的知識之爲愈。故從「自己的園地」結束後，常常自命是一個「愛智者」。晚近他所發表的文章，如「雜記」之類，都能實行他「想取不想給」的主張，向樸實平坦這一條路走去。

對此，廢名先生在「知堂先生」一文中云：「……十年以來，他寫給我輩的信札，從來未有一句教訓的調子，未有一句情熱的話，後來將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來一看，字裏行間，溫良恭儉，我是一旦豁然貫通之，其樂等於所學也。在事過情遷之後，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觀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常記得當初在新月雜誌讀了他的「志摩紀念」一文，歡喜慨歎，此文篇末有云，「我只能寫可有可無的文章，而紀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這種文章來敷衍的，而紀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還只得寫，結查還只能寫出一篇可有可無的文章，這使我不得不重又歎息。」無意間流露出來的這一句歎息之聲，其所表現的

人生之情與禮，在我直是讀了一篇壽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誼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爲盡禮。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習慣，一樣的令我感興趣，他作文向來不打稿子，一遍寫起來了，看一看有錯字沒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爲據他說起稿便不免重抄，重抄便覺得多無是處，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寫起倒也算了。他對於自己是一樣的寬容，對於自己外的一切都是這樣的寬容，但這其間的威儀呢，恐怕一點也叫人感覺不到，反而感到他的謙虛。然而文章畢竟是天下之事，中國現代的散文，從開始以迄現在，據好些人的閑談，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讀的了。……」

在以前「談知堂先生的思想和文章」一文的摘錄中，有提及知堂先生有一篇紀念劉半農的文章，那便是一半農紀念「一文，茲摘錄於後，以見一斑：「半農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這回半農的死對於我是一個老友的喪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這很難得用筆墨紀錄下來。朋

……」

友交情可以深厚，而這種悲哀總是淡泊而平定的，與夫婦子女間沈摯激越者不同，然而這兩者却是同樣地難以文字表示得恰好。假使我同半農要疏一點，那麼我就容易說話，當作一個學者或文人去看，隨意說一番不要緊。很熟的朋友却只作一整個人看，所知道的又太多了，要分析想挑選了說極難着手，而且褒貶稍差一點分量，心裏完全明瞭，就覺得不誠實，比不說還要不好。在再四個月過去了，除了七月二十四日寫了一封信半農的長女小蕙女士外，什麼文章都沒有寫，雖然有三四週定期刊物叫我做紀念的文章，都謝絕了，因為實在寫不出。九月十四日，半農死後整整一個月，在北京大學舉行追悼會，不得不送一副挽聯，我也只得寫這樣平凡的幾句話去：

十七年爾汝舊交，追憶還從卯字號。

廿餘日馳驅大漠，歸來從作丁令威。

這是很空虛的話，只是儀式上所需要的一頓裝飾的表示而已。學校決定要我充當致辭者之一，我也

不好拒絕，但是我仍是明白我的不勝任，我只能說說臨時想出來的半農的兩種好處。其一是半農的真。他不裝假，肯說話，不投機，不怕罵，一方面却是天真爛漫，對什麼人都無惡意。其二是半農的雜學。他的專門是語音學，但他的興趣很廣博，文學美術他都喜歡，做詩，寫字，照相，蒐書，講文法，談音樂。

有人或者嫌他雜，我覺得這正是好處，方面廣，理解多，於處世和治學都有用，不過在思想統一的時候自然有點不合式，我所能說者也就是極平凡的這寥寥幾句。

前日閱人間世第十六期，看見半農遺稿雙鳳鳳專齋小品文之五十四，讀了很所感。其題目日記視兒之稱，文云：

「余與知堂老人每以視兒相稱，不知者或以爲兒時同窗友也。其實余二人識，余已二十七，豈明已三十三，時余穿魚皮鞋，猶看上海少年滑頭氣，豈明則著濃髯，戴大絨帽，披馬夫式大衣，儼然一俄國英雄也。越十年，紅鬚入關主政，北新封，語絲停，李丹忱捕，余與豈明同避菜廠胡同一女人家。小廂

三楹，中爲膳食所，左爲寢室，席地而臥，右爲書室，室僅一桌，桌僅一硯。寢，食，相對枯坐而外，低頭共觀寫文而已，視兒之稱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許多友來視，能來者余妻，豈明妻而外，僅有徐耀辰兄遞外間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時爲民國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歸，今日思之，亦如夢中矣。」

這文章寫得頗好，文章裏邊存着作者的性情，讀了如見半農其人。民國六年春我來北京在青年中初見到半農的文章，那時他還在南方，留下一種很深的印象，這是幾篇靈敏筆記，覺得有清新的生氣，這在別人筆下是沒有的。現在讀這遺文，恍然記及十七年前的事，清新的生氣仍在，雖然更加上一點蒼老與着實了。但是時光過得真快，魚皮鞋子的故事在今日着着的人只有我和女同還知道吧，而菜廠胡同一節說起來也有車過腹痛之感了。前年冬天半農同我談到蒙難紀念，問道是那一天，我在舊日記，恰巧民國十六年中有幾個月不會寫，於是查對語絲末期出版月日等等，

查出這是十月廿四，半農就說下回我們要大舉請客來作紀念，我當然贊成他的提議。去年十月不知怎麼一混大家都忘記了，今年夏天，半農在電話里說起，去年可惜又忘記了，今年一定要舉行。然而半農在七月十四日就死了，計算到十月廿四恰是一百天。

昔時筆禍同蒙難，菜廠幽居亦可憐。

算到今日逢百日，寒泉一盞薦君前。

這是我所作的打油詩，九月中只寫了兩首所以在追悼會中不曾用，今見半農此文，便拿來題在後面。所云菜廠在北河沿之東，是王肥原的舊居，居停主人即王肥原的後任某少佐也，秋天在東京本想去訪問一下，告訴他半農的消息，後來聽說他在長崎，沒有能見到。

還有一首打油詩，是擬近來很時髦的瀏陽體的，結果是仍舊擬不像，具辭曰：

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聞有笑聲。

空向刀山長作排，阿勞牛首太猙猙。

半農從前寫過一篇作揖主席，反招了許多人的咒罵。我看他實在並不想侵犯別人，但是人家總喜歡罵他，彷彿在他死後還有人罵。本來罵人沒有什麼要緊，何況又是死人。無論罵人或頌揚人，裏邊所表示出來的反正都是自己。我們爲了交誼的關係，有時感到不平，實在是一種舊的慣性，倒還是害了自己反省要緊。譬如我現在來寫紀念半農的文章，固然並不想罵他，就是空虛地說上些好話，於半農無損益，只是自己出乖露醜。所以我今日只能說這些閒話，說的還是自己，至多是與半農的關係罷了，至於目的雖然仍是紀念半農。半農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很悼惜他的死。在有些不會趕時髦結識新相好的人，老朋友的喪失實在是最可悼惜的事。民國廿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於北平苦茶庵記。

閱了上面那些文字，有不下沉痛感覺，總之，知堂老人終是淡泊處之的。要說的似乎還很多，可是層層的已寫了不少，就此打住。現摘錄王穎先生「夜讀抄」的篇末，作爲本文的結束：

「知堂先生的文章，是不能加以分析，而且也不必加以分析的，上面的話，拉雜寫來，對讀者讀原書沒有什麼樣幫助，只是知堂先生的洞若觀火的觀察，清平如水的文筆，晶瑩如玉的思想是我個人極端敬仰的，讀他的文章，如靜山聽鳴泉，汨汨有聲，恬靜活潑，自然可愛，又如深夜聆師訓，親切有味，侃侃而談，更無倦時，其文章本身便具有感人向善的力量，真是「思想的明暗，性情的厚薄」只要從文字上也就領略到了。」

中華周報徵稿簡章

- ▼本報各欄歡迎投稿，每篇字數最好不過三千。
- ▼來稿一經採用，當先奉復。
- ▼稿費於登出後之月底致送。
- ▼每千字至少二十元。
- ▼來稿務請直寫，勿書雙面。
- ▼稿端註明全文字數，通訊地址及真實姓名，發表時署名聽便。
- ▼來稿如係譯文，最好附寄原文，否則祈註明登載原文之原刊物書報。
- ▼來稿不用者除附有退稿郵費外，恕不退奉。
- ▼來稿逕寄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中華周報編輯部。

淋菌性病 於對

阿爾巴基爾片

淋疾雖險
治之却易
內服此劑
效果立現
如似電光
殺盡淋菌
一旦服後
斷除病根
毒害毫無
永不復發



山之內

山之內製藥公司出品

一個完美的農工學院

謝天申

在美國頓尼塞洲(Tennessee)

的密特遜地方，有一所著名的學校，名叫納士威里農工學院 (Nashville Agricultural Normal Institute)。這所學校的教育目標，在於訓練每一個學生有自立的能力。課程的性質是半工半讀。學校的經費，並不是靠學費來維持，而是靠着全體學生們的血汗而達到「自給自足」的經濟地步。

這所學校的父親是修德爾博士 (Dr. F. A. Sutherland)。一九〇四年以前，他曾在密特遜充任過兩間小學的校長，當時他目睹許多貧窮的兒童，因為家庭不能負擔他們入學的能力，致很平凡地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這頗使修德爾痛痛下心地感到教育劃分了區域，竭力設法把失學的兒童每個都安插起來，於是計劃了一個方法：一方面在於避免繳納學費的牽掣的痛苦，另一方面是怎樣去開辦學校的經濟泉源。這個計劃在這兩大原則的實施下，決不令學校或學生的家庭受到經

濟的掣肘而發生任何困難問題，這就是修德爾博士理想中的「自給自給教育」。

每一個學生入學的時候，只須付三十五元的保證金，便可以修畢四年的標準學校課程。在這四年間，學生不必繳納分文的學費，並且在畢業後保證金仍如數退還的。

納士威里農工學院誕生於一九〇四年，是修博士召集四個同志而創辦的。初時學生僅有十一名，校舍是幾間星落在四百畝荒地以內的簡陋農房，這樣的設備，在當時的人們誰也不相信發展到有這榮譽的一日，學校既沒有什麼基金，同時又不收學費，積近四十年的努力與奮鬥，纔建立一座價值五十二萬金的校舍(包括各種課程以及實驗的儀器與設備)，這驚人的成就，轟動了古今整個宇宙的教育界，為世上不朽的一頁教育事業。

到今日，這學校全部課程包括各種農工科目，大致劃分廿七門，每一個部門，全是由學生們操持工

作的。教師只不過居領導的地位。

因為學校裏一切開支，對於學生本身有密切關係——每一個學生都是生產細胞，同時每一個學生都是消耗份子——所以學生們的思想與觀念，學校與個人打成一片。學校的課程採用了半工半讀的制度，因此在完畢了課程以後，便自動地工作。他們工作的鵝的：一方面是幫助學校的開銷，另一方面是供給自己的另用。這種情形的學校，外表好像是營商性質：學生是學徒，教師是師傅，校長則是老闆。其實不然，因為他們沒有階級制度，校長並不希望靠一羣學生當作自己的搖錢樹，基於這種全體主義的團體精神觀念之下，每一個學生對於自己的工作是十分努力的。

當修德爾博士踏上了計劃的初步——納士威里農工學院誕生後，——拿出自己一部份收入，充作訓練壯健工人的準備金。他訓練一班壯健工人，可使學生們的疾病獲得照顧的保障。修博士想設立一間療養院，宗旨也在於謀人類的幸福，和學校相連繫起來。可是要創辦一所療養院，最低限度要具備有醫生

條件的資格。因此，他毅然拋棄一

切事業，埋頭苦幹專攻醫學，四年後結果獲得了碩士學位，於是創辦了密特遜療養院。在今日，密特遜療養院內有一百個療病室，具有最新設備，擁有十四位名醫師，而列為這所學院中重要事業之一。密特遜療養院底創成，雖然是特為學校的利益着想，但却已幹了不少慈善的工作。學生們在院裏工作，實地訓練，藉以增進他們的教育與經驗。照全療養院學生的總額統計，百分之廿五至卅是習看護科的。每一屆的畢業生，由國內各大醫院聘用的很多，就是學生的一準備醫師——和一準備牙醫師——的實驗工作，更為其他學校與美國醫學會所讚許。

此外，尚有六十畝面積的花園與及七十畝果木園和兩間植花溫房底農場，地位與經濟方面也與療養院同樣的重要，就是每年在農場上的收益對於學院經濟有莫大的關係。農場裏，有一個罐藏食品製造所，蓄備着各種蔬菜，足供全校學生和醫院的病人一年之用，並且，由於十五年來研究化學食物的結果，他們已能够產生多種新食品，很適

合於農場的食譜。

密特遜農園有一種食品，是以黃豆製成「醬豆」(Soy Bean)，其為美國人士所歡迎。學校裏的化學專家，曾化驗過兩百種以上的黃豆，除掉了豆中一切惡劣的氣味，變成為可口的食物；可製成麵包，咖啡，鍊奶，更可製成肉食的代用品，吃來彷彿牛肉的滋味，但比較起來，滋養料的成分比牛肉更要豐富，而且容易消化。此外，密特遜農園發明了一種「醬奶」(Soy Milk)，這醬奶的成本比牛奶便宜，根據美國醫學會權威者蒐集各方報告而宣稱，「醬奶」頗適合哺嬰孩之用。自消息傳出後，如非洲，印度，以及一些缺乏牛奶的地方的考察者，都紛紛跑到「密特遜黃豆造奶廠」去研究。

在商場上，他們的出品已給予一般人士良好的印象，所以沒有別家的商品可以和他們競爭，無形中在商場已建立自己的市場。例如：療養院的設施獨創一格，南方的人士常常到那裏去治病；掃帚製造所，有廿五畝地方專供學生種植掃帚，平均每天出產最佳的掃帚額五

十打，雖然販價比別家的要貴一點，可是銷路仍形供不應求；地氈部，在學校各工業部門中範圍最小，織製地氈的重要原料是從織機廠購買沒有的線與紗，製成後待遊客們光顧選購；攝影實驗室，堆積了無數世界各國選購顏色底片的定單，修理汽車的，設「電話修理部」，專營外面生意的；其餘各個部門，大部份以營業為主旨的。

學院中一切收入，全部充作學校的經常費以及未來事業發展之用。學校訓練每個學生有自立能力，所以絕對不求外界資助，祇是那一座價值五十二萬金圓的校舍，是歷來療養院的病者所惠贈的。

學生每天念書五小時，工作五小時，工資的代價每小時一角，這些工資，學校在學生的生活費和教育費裏扣除。每個學生在一年中，平均費用約三百十八元光景，與工值相抵；其中付與學校最大的款項是學費七十二元至八十四元，房租六十六元，膳費九十元。

全部校舍連療養院宿舍在內，約有一百二十座房子，由二十八位經驗豐富的教師負責監督指導的責任

一切完全由學生計劃建築而成的。

每一間教室約有四十學生人，每人必須經過一年或兩年的時間學習建築工程，其技術與一個業餘的專家相等。有些學生在課餘的時間到鄉間去收買一堆廢鐵，回來製成了一具汽機，如今他們也曾修敷校內的道路了。

因為防禦火警，他們已製成了一輛救火車，組織了一隊消防隊。那輛救火車，是用自造的發熱機排汽的，並配以電力，足足費了九個月的光陰才完成這輛車子。

納士威里學院的事業，蒸蒸日上，植物院的生物學標本是自造的，是全美國中設備最完善的。醫學院的器械，四分之三是自製的。醫學院有一架錄聲機和一架膠片的放

音機。那些機器沒有一件是粗製濫造的。

現在，如納士威里農工學院的教育宗旨，達到自供自給的地步，宇宙中可謂獨一無二的。

筆者按：本文係脫胎於友人劉君口述。劉君在一九三五年遠渡美國留學，專攻法科，獲碩士位。一九四〇年春歸國，途過密西遜，納士威里農工學院設施之完美，故在是處勾留兩星期之久，考察該校組織機構詳盡，俾回國後撰文貢獻我國教育界，以為借鏡。劉君已於年前離滬，行前曾將該校概況面告筆者，冀筆者得閑將該校情形紹介國內人士，惟筆者性懶，置之腦後，遲延今日能憶及者略為敘述，供改進我國教育之參考。

『大地』小評

人中微

大地這篇小說在美國走了極度的紅運，但是在中國並沒有收到預期的反響，遠不如巴金矛盾的家，子夜等書引起整個知識階級的狂瘋

崇拜。固然裏面有一部分真實底，著者終是一個外國人，情節和對話終欠透澈，和有歪曲現實的存在。如今搬上舞台，「不會好」的效果

是在意料中。

看完之後，發現編劇者是盡力將正面的劇情縮短，亂添不必要的「噱頭」。本來上海是一個噱頭世界，如果將沉悶的劇情源源本本的搬上，恐怕劇院門前可羅雀了。編劇人處處以上海人的嗜好為編劇的重點，這完全是「生意眼」談不雅文藝兩個字。所以在一開頭用了兩個短景，作為序幕，專門描寫農人耕種打禾的情形，這完全是由美國影片大地搬下來的。這種電影化的場面，在舞台上算做「藝術」還是「噱頭」，或是否必要的場面，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一幕阿蘭行將生產的時候，走出台來，沒有肚痛的表情，在第五六幕中，兒女已經長得那麼高，那麼大，可是她面上還是那麼年輕，娟好，白哲，這種化妝術，較之電影上，真要退避三舍。看到第二幕，不知編者描寫的重點是在什麼地方。黃包車，老虎車的上台，不必管它，算作劇情必要的動作，後來的胖子拿出手鎗的情形，不能不有一「噱頭」之嫌。王龍仍却孩子搶來的肉，但是接受妻子搶來的真珠

；在這短短的時間中，王龍變成兩個人。就是說：中國的農民遇到錢財！便把忠實的美德忘了。如果書是這樣描寫，那麼這個美國作家太了解中國農民了！現在舞台上亦莫名其妙的搬上來。

編劇者爲了「噱頭」，故意把萬花樓的一幕盡力描寫。原來這幕在劇意上是很小的一段，而鋪張成了半小時的一幕，在劇情上的效果，先不用管它；不過飾荷花的演員，如論表情，作態是恰到好處！這是很可提出的一件事。由第四幕起，劇情才稍有起色，王龍的表情亦不那麼生硬了。

編劇人不能把握劇的「頂點」，亦是演出失敗的一點。在整個上講，似乎應當將阿蘭死前的一段作為頂點，充分表現王家對於大地的愛；但是本劇的頂點好像在第五幕的終了，到了第六幕反而感到「拖泥帶水」。其間的穿插，完全是一「噱頭」作用，破壞劇情的連貫性，使觀眾的注意力鬆懈。第四幕的開始，杜鵑拿開水，拿腳盆，和面部表情的尷尬，未免有些「低級趣味」吧？

反過來說，本劇的美點亦很多，阿金的動作，荷花的表情的優良，是不能抹殺。王父探視阿蘭病的一景，他的注視，嘆息，搖頭走去的場面，實較開口說話，更覺動人。阿蘭的死，由王父的嘆息，可以說明王家的命運的轉環的暗示。本劇的燈光的美麗和音響效果，是非常成功。可是在老大結婚前，突用擴聲機放出嘈雜的樂音，不但使觀眾不明瞭這段嘈音的意義，即使明瞭於亦覺刺耳得很，不知導演者對這點抱著什麼感想。

配音的不和諧，亦使劇場空氣感到紋亂，無論憂鬱的或是喜劇的場面，記者總是那個調子（大概是什麼大地歌）有時音樂聲太響，常把對話的聲浪掩過。一般說戲劇的配音，除了序曲或某一緊張場面之外，大都不用全隊合奏，祇用二三種適當樂器輕微的伴奏。配音的不和諧，不如不用，反可加強觀眾對劇情的注意力。

「大地」這齣戲，若抱著消遣主義的，亦可看看；因為裏面噱頭很多。

家居旅行·懷中之寶
內服外搽·立見功效

萬人油

治主：時行百病、四時感冒、頭痛吐瀉、時疫急痧

代售處：各大藥房、各埠藥店

上海環球大藥房出品



洋 鬼 子 在 中 華 (長篇連載廿六續)

Carl Crow 著
許季木 譯

太平軍進展的消息，對於華特本人，頗覺有趣。因為他搭乘航輪，到中國沿海各港，來過多次。他渴欲參加戰事，便從紐約動身。他本來想留居該處，和他父親一同做生意。他從紐約騎馬，一路趕往舊金山，在那裏受雇為一般駛滙船隻的副船主，這時候，他還沒有一定的意見，加入那一方，因為他不知道那一邊會出最大的酬報。他知道太平軍與清軍均雇有大批外人，他又知道不論他加入那一面，在一個像中國那樣富饒的國家中，所賺的錢，一定比任何貧窮的拉丁美洲共和國為多。他在那裏一度替各該國作戰或者攻擊它們。他有野心勃勃的計劃。以前他僅是向獨裁者或未來獨裁者支取薪俸的許多官員中的一人。現在他的企圖，要組織一支歸他統轄的小軍隊。在應募時，可以提高付給現款的儲資。同時或許得到雄厚的勢力與偉大的光榮。一

個有毅力，有經驗的軍人，帶領一支短小精悍的軍隊也許所向無敵。英國冒險家勃洛克(Brock)氏，能力不逮華特，已經成為薩拉瓦克(Sarawak)地名，一稱沙撈越，在南洋羣島婆羅洲內西北部)的土皇帝。他也許夢想在中國完成「華克(美國冒險家名，註見前)幾乎將在尼加拉加實現」的偉業，很可能地，他本人能推翻清朝。他為了便於冒險起見，放棄美國公民的權利，取得中國籍，娶了一個中國妻子。

華特來滬後，發現各界不但對於太平軍的功罪，而且對於何方有勝利之望，意見頗有分歧。他將他的計劃祕示人，受雇為長江航輪中的副船主，給他得到觀察軍事局勢的絕妙機會；因為他在航行期間，途經太平軍佔領地中的重要之區。他回滬時，他的計劃已告成熟！堅不可移。假使能取得適當的經濟條件，他決定支持滿清政府。

他一定是一個口才便點的說客，他向中國官員提出的不可一世的計劃，取得他們的贊同。他提議組織一支包括洋人數百名的小軍隊，由滿清政府在上海招募，籌安配備，付給軍餉。此項出征軍，歸他全權支配，他除得到定額薪水以外，每向太平軍攻克一城，另有酬報。假使華特連戰連捷，勢如破竹的計劃已經成功，那末，他在一年之中，能成為中國最富有的洋人，收入充裕，可以供應並維持一支軍隊。依理能從國中的一端，進兵至另一端。他的朋友威廉·華克圖為尼加拉瓜的統治者，曾有成就時，其前途的希望，不及華特的一半。

在上海募兵，頗為易易。英法聯軍下鑄該處，準備其他的發展。港中擠滿商船，華特所用的較高工資鼓勵許多人離船出亡。中國官員已經交錢，切盼他們有所舉動；在短期訓練以後，即向松江重鎮進攻。華特的計劃是：在夜色籠罩下，帶領兩百人至城邊，到黎明出以奇襲。他的喧嘩的從者，歡呼暢飲，不啻給太平軍明顯的警告，將他的計策破壞無餘。此次攻擊全盤失敗。在幾分鐘之內，便結束了。華特的手下人，帶了許多傷亡的兵士，向上海潰退。

第二次的軍隊，再度組織，攻克該城，華特取得獎金，據不同的估計，在四萬五千元與十三萬三千元之間。他與他屬僚擄走的戰利品，無從揣測，但是其價值一定很大。從那時候起，至去世為止，大家當然公認華特為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攻克其他城市的策劃，並未成功。松江戰捷後數月，華特在一次戰役中受傷，赴法國就醫。在他離職期間，軍隊按兵不動，等他回來時，他已經擬就更動組織的全新計劃，其初，他有外人輕視華人作戰的傳統觀念。但是他一旦抵抗配備窳劣，烏合之眾的太平軍，已經得到一種經驗，使他改變他的意見。現在他的計劃是：組織一支軍隊，

祇有軍官是外國人，由他們訓練並帶領中國軍隊，姑不論他遭受一連串的敗北，他能够說動官方，籌劃這一次規模更大，更費錢的組織。

他錄用有資格做教官的人；他在派遣新軍隊數千人討伐太平軍之前，施以多期訓練。結果，創辦「常勝軍」的名目，該項組織，名符其實，連戰數次，沒有一次敗績。一八六二年秋季，華特的軍隊已經肅清上海近郊的殘敵，準備奇襲蘇州及南京，其時他身被重創，以致致命。華特將準備進攻租界的太平軍逐出，成爲上海僅有的第一位英雄。

他首次組織軍隊的計劃，並未在上海得到人家的支持。外國人與廷弱，狡猾與不可靠的滿清政府交往多年以後，假使太平軍的統治能够成爲令人滿意的代替者，他們歡迎清廷的顛覆，英國人一時游移不定，然而後來認爲無能力的滿清政府，比太平軍能够建立的任何機構，更勝一籌，便全力擁護清軍。數月以前，扣留華特，視作囚犯的英國海軍上將，在他的最後戰役中，儘可能予以全力援助。華特已經建立的作戰機構，業已擊破太平軍的

後背，在他逝世時，他是中國最重要的外國人。中國政府所須解決的最嚴重問題，乃是誰來繼任他，完成他未了的任務。

初次膺任者，爲柏吉文 (Burgvine) 氏，他是與華特共事的若干美國人之一。然而他得不到士兵的擁戴，又犯上致命的錯誤，與供給軍餉的官吏，發生爭執，中國政府欣然接受英國官方的建議，起用却爾斯·戈登 (Charles Gordon) 氏担任此職。特地把他從英國軍隊中選拔出來做這種特殊工作。他改進並充實華特的軍隊，繼續進擊叛逆的要塞，屢建功績。在數月以內，太平軍「諸王」中的一人，業已被俘斬首，餘人竄走，這次運動已經瓦解了。

每個歷史學家認爲亂事，須歸功於華特及戈登。但是二人功績的大小，由於國家觀念，而看法各別。美國人已經宣稱華特爲更重要的人物，英國人同樣堅持謂戈登是真英雄。

中國人似乎對於華特的評價，比戈登更高。他的遺體葬在松江孔廟的天井中。該處是他去世時的大

本營，其時由於美國教士的反對，放棄建廟奉祠他的提議；但是十四年以後，該項計劃成爲事實。他是升爲中國神祇的僅有的第一個外國人。紀念碑文的中國原句，譯成英文爲：

A wonderful hero from beyond the seas, the fame of whose loyalty reaches around the world. has sprinkled his azure blood. A happy seat among the clouds and temples standing for a thousand years makes known to all the faithfulness of his heart.

(譯者按，此處原文當係聯語，一時無法檢出，姑意譯爲：海外來奇傑，忠譽播四海，已爲中華灑碧血。歡然居雲間，神廟

垂千秋，一片義忱舉世聞。)

四十餘年以來，廟宇由華方政府照管。華特的英靈，依照中國習俗，每年坐享酒食的獻奉與焚香禮拜。但是在孫逸仙領導下的國民黨，最後迫令清廷遜位的時候，他們想到假使不是爲了華特的緣故，這一個一度強盛的朝代，在幾世代以

前，早已崩潰了。孫氏的父親是一個太平軍叛徒。他的許多信徒，是從廣州城內外來的。均有相似的血給淵源。華特的聖蹟給人家忘記了，無人眠昧他的墳墓。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上海的參戰軍人組織美國軍團，他們即用「華特」命名所喝的葡萄酒。每逢忌日時結隊至廟中，並隨時加以照管。

吁噓！摩立遜，洛勃脫，華特！之四人者，幹了一番事業，頗使中華歷史改觀。

第十三章 洋鬼子建立的都市

「築成城市者人也，非商也。」

一八四二年磋商南京條約之日，英國人在上海要求一小片土地，能够開闢租界，讓英國商人居住做買賣。中國人選出一處，自認爲價值最小的地方，同時不會使得紅面孔的外國人樂於久居。地點是一處泥灘。每逢高潮時，近水處完全地沒；其後方都是蚊子猖獗的稻田。

上海城是卑卑不足道的地方。事實上並不重要，不值得興築城牆，不過，用來保衛它，防止外來海盜的進襲而已。中國沿海區的外國人中少數人信賴該地的安穩性，祇有一二人對會經料定它未來的偉大，它並不位於廣闊的長江上，而在離長江口約十哩的不重要的黃浦江上。這樣濁流中河停積的淤泥，在江口形成一片沙灘，甚至在行駛淺水船時代，對於航海是不斷的威脅。許多人以為蕪湖，福州，或美麗的鎮江可以視作更重要的港口。他們當然是更有吸引力的居住區。許久以來，寧波的外僑比上海多。

這片小租界發展得極緩慢，但是它的長足很穩定。任何華人的空想，以為外國人不歡喜這處地方，便會搬家，結果失望了。這是一處可怕的居住區，然而是一處做買賣好地方。洋鬼子到中國來，為的是錢。他們沒有去，來的人更多了。

英國人已經得到租界，法國人亦要求一處，便把所謂「英租界」與縣城之間的一片土地給他。美國領事是一個商人，在空閑時執行領事業務，不甘落於人後，也要索租

界一處。中國當局並不知道這是領事自己想出來的主張，華盛頓一點也不知道。也許中國人有一種希望，假使他們把相鄰的租界讓給洋鬼子，他們會依野蠻人的習氣，互相殺戮，不致在中國立足了，姑不論情形如何，美國人得到蘇州河以北的虹口區，現為日本人所有。三處地方，差不多有同樣大小，每處約為兩平方哩。

該項美國租界絕無任何官方根據，因為讓與權絕未得到美國政府的承認。但是由於此種情形，產生了今日的公共租界。美國領事發現本國政府不擬在中國海岸區設立一處小殖民地，力圖挽回他的事業，提議將三處租界，合而為一。在他提議合併三租界以後，法國人決定維持他們的獨立。英美人實行合併，但是三十餘年以來，兩處仍被分別稱為英租界與美租界，一直到合併後多年，才普遍採用公共租界這一個名字。該名字正與涉及這一處奇怪城市的其他事物一樣，並無官方根據。

(未完)

這樣神速的治療劑
確是優美無匹



- 主治功能
- ◎急性淋症 ◎慢性淋症
 - ◎副腎丸炎 ◎攝護腺炎
 - ◎扁桃腺炎 ◎中耳炎
 - ◎一切化膿症皆有神效
- (各大藥房皆有代售)
- 總發售處 大藥房 竹村製劑所

一旦淋病加身，倘或因循不治，最易釀成惡化險症，造成終身遺憾，奉勸患者諸君，捨棄向來的姑息平凡療法採用本品「強利比兒」由內服數日，殺滅淋菌易如反掌

本品係以雙連氨基磺酸胺製劑與其他有效藥料精煉而成的最新化學藥，在最短時間內止疼止膿，根本治癒，遠勝他品，一試便知。

強利比兒藥片

眩目暈頭



痛牙痛頭



毒瘡膚皮



脚爛瘡凍



第



天

下

善治百病

大

正

油

(售有處各)

司公興三理經總

風傷行流



瀉吐亂霍



痛腹腸絞



熱發寒發



○二六八一話電

號○七一路西山